



一品休妻

烽火红颜，
威武将军，
十六年情生情灭，
爱恨难消。

离落城
一著

YIPIN
XIUQI

上



YZLI0890148166

沈阳出版社

一品休妻

离落城
著



「上」
YIPIN
XIUI



YZLI0890148155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品休妻 : 全 2 册 / 离落城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441-5246-4

I. ①一… II. ①离… III. ①言情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 294970 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刷者: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5mm × 235mm

印 张: 38

字 数: 50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鲁莎莎

封面设计: 张龙梅

版式设计: 张龙梅

责任校对: 栾 敏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5246-4

定 价: 49.80 元 (全 2 册)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反遭算计	1
第二章	一地落花	11
第三章	暗中使坏	21
第四章	送鸡汤	31
第五章	连夜探监	41
第六章	命悬一线	51
第七章	做戏	61
第八章	节外生枝	71
第九章	夜袭大火	81
第十章	惺惺作态	91
第十一章	不要逼我	101
第十二章	塞北初遇	111
第十三章	逼她就范	121
第十四章	夜之戏谑	131
第十五章	情如玩火	141
第十六章	我等你	151
第十七章	苏冰何人	161
第十八章	陪嫁金钗	171
第十九章	红烛下的洞房	181
第二十章	情已脱轨	193
第二十一章	温情备至	207
第二十二章	屋中惬意	222
第二十三章	重返梁宇	236
第二十四章	巧辩开罪	250
第二十五章	重回伊府	264
第二十六章	途中逢雨，弄情	278



目 录 下 C O N T E N T S

第二十七章	谁在哭泣	293
第二十八章	失忆后的夏末如	308
第二十九章	赤裸裸的调戏	323
第三十章	我的妻子，只会是你	338
第三十一章	恭喜夫人，您这是有喜了	353
第三十二章	剧毒曼陀罗	367
第三十三章	赌场风云	381
第三十四章	一纸休书	395
第三十五章	冬去春来	409
第三十六章	想要个孩子	424
第三十七章	亲我一下	438
第三十八章	为那个人流的眼泪	452
第三十九章	知己陌路	466
第四十章	误会	480
第四十一章	是该，回去了	494
第四十二章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	508
第四十三章	那样的她	522
第四十四章	别无选择	536
第四十五章	魔音阵	554
第四十六章	陷阱	576
第四十七章	人暖花开（终）	595

第一章 反遭算计

塞北黄沙飞卷，搅动着暗潮汹涌的空气。身着军装的两人，全神戒备，并排向前方一座荒废的木屋走去。四周萧索，唯有黄沙扬起然后落于地面的沙沙声，草木皆兵，似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随时可能一触即发。而不远处，在无人察觉的矮木丛中，有一道残影疾速闪过。

“将军，恐怕有诈。”在伊晨风准备推门进入木屋时，叶云凝神环顾四周，谨慎地提醒道。

“区区几个穷寇，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何能耐。”伊晨风嘴角闪过一抹凛冽的笑意。听着风沙中夹杂的细碎脚步声，一切，尽在掌控中。

“轰——”伊晨风一掌重击，残破的门板经不起摧残，轰然倒地。伊晨风与叶云一前一后，踏着击起的尘埃，走进了木屋。屋里暗淡的光线下，蜘蛛网与桌椅上覆盖的厚尘，说明此处荒废已久。

“是计……”伊晨风道出俩字，神情却未见慌乱。形势风云惊变，还未等二人冲出木屋，数不尽的银色飞镖刺穿门窗，以雷霆之势朝着他们袭卷，电光石火间，只听金属碰撞之声不绝于耳。

被围困将近一刻钟，伊晨风就算有惊人之力量，迫于防不胜防的飞镖，也只能被迫挥剑抵抗，如此下去，终会力竭而亡。就在形势毫无疑问地向着一边倒去之时，“踢踏，踢踏……”随着一阵矫健的马蹄声响起，一个蒙面黑衣人骑马闯入木屋，后面跟着另一匹马。

“上马！”黑衣人一边紧迫地对伊晨风道，一边伸出一只手，岂料却被伊晨风

反带于马下。她面巾之上露出的眼眸，闪过一丝诧异，当即明悟过来。

飞镖骤然停止，叶云收剑回鞘，站于一旁，而伊晨风却紧盯着黑衣人不放。为了抓他，不，从刚才的声音来判断，应该是个女人。女人……他眉头微蹙，眼神变得更加寒澈，出剑之势却未见有分毫手软。

黑衣人向后俯身，避过刺向自己胸口的一剑，起身，脚步还未站稳，伊晨风蓄势待发的一掌却已临近，她表情微怠，并未闪身躲避。被一记重掌拍于肩头，她借势退于身后的马旁。

在伊晨风来不及再次出手之际，黑衣人翻身上了马背，然后掏出怀中以备不时之需的石灰粉掷于身后。漫天的白色粉末飘飞，遮掩了所有人的视线。

驾马奔出数十里，确定身后没有追兵，黑衣人用手捂住受伤的肩头，重咳一声，积于胸腔内的血从口中喷出，顺着面巾滴落在她的手背上。“伊晨风，我千方百计救你，你反倒算计于我。”她语气虽然凛冽，却未透出丝毫的愤慨与嫉恨之意。接着，她把马独自留于原地，走进了滚滚的黄沙之中，最终隐没不见。

伊晨风凌空一掌，石灰粉快速飞散，却已无黑衣人的踪影，只剩另一匹未来得及逃脱的马被叶云擒住。

“将军，现在怎么办……”叶云跟着伊晨风走出木屋。外面伪装成敌军的战士，一半被打倒在地，却未伤及性命。叶云示意他们先行回营帐疗伤，然后才问伊晨风接下来要如何行事。

“你听说过老马识途吗？”伊晨风接过叶云手中的马缰绳，纵身跃上马背。这么周密的算计，却还是被黑衣人逃脱，不能不触怒到他。

叶云牵过另一匹马，明白了伊晨风的意思，也不再多问，可心中却在琢磨着此事。黑衣人从半年前开始出现，不算这次，应该足有六次，总在伊晨风或是军队最危难的时候出现，解救他们出水火，如此说来，也算是恩人。他实在想不明白，伊晨风为何设计圈套来擒她？而且刚才出手之重，没十天半个月看来是好不了……不过，黑衣人在这样的劣势之下还能逃脱，且是个女人，却令人不得不佩服。

说是老马识途，黑衣人带来的那匹马倒是有几分人性，硬是带着伊晨风在四周兜了好大个圈子。等他们发现不对之时，已是一个时辰之后。不过马又如何能与入斗，最终迫于伊晨风的强势，又过了一个时辰，终于找到了黑衣人骑走的那匹马。但只有马在，人早已不知所终。

叶云从马嘴中取出黑衣人离开前留下的信，递给伊晨风。伊晨风只看了一

眼，眉宇间缭绕的怒火就冲至顶峰，不过很快便收敛了回来。叶云好奇地道：“将军，信上写了什么？”

“恩将仇报，已非人道，若再造杀孽，与畜无异。”信封上还沾了一滴凝固的血，看来黑衣人伤得不轻。叶云看过信后觉得好笑，到此时，黑衣人还有余力用激将法，看来是早料到他们会找过来。其胆识与谋略绝非常人，他突然对那黑衣人生出几分好奇之心。

“将军，你为何非要擒住那黑衣人，依属下看来，她是友非敌。”虽然和伊晨风一同演了这出戏，不过叶云对他的意图实在是匪夷所思。

“是友非敌，现在言之尚早……想要在我军每次刚好危难时挺身而出，只有两种可能。一、潜伏于军中，时时窥视我军军情；二、远观局势，对敌我双方的形势了如指掌，而且准确无误地猜到我每次的行军布阵。就算是友，藏于暗处，也如芒在背……”伊晨风神情严肃地解释。就算黑衣人救他数次，他也决不容许这样的人隐藏其后。而且，若不是她情急之下出声，他甚至不知她是男是女。

“只是……将军，你认不认识这样的人，属下觉得，此人好像是冲着你来的。”听伊晨风说完，叶云倒是又对黑衣人多出了几分钦佩之意。伊晨风已经是天降奇才，世间罕见，现在居然出了个能与之匹敌的人，实在很难不令人另眼视之。

伊晨风凝神在记忆中搜索，若是心中那个人的声音再冷冽些，倒真是与黑衣人有几分相似。不过，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把脑中荒谬的想法迅速摒除，回神看着黑衣人留下的两匹马，眼中的寒光足以将人凌迟。

“将军，属下看这两匹马实乃良驹，若是杀了，实在可惜，而且军中马匹匮乏，不如为己所用。”叶云知伊晨风动了杀念，抱着微乎其微的希望尽量劝说道。

黑衣人千算万算，恐怕也算不到眼前金戈铁马的伊晨风，又岂会是那种能被草草几字所动摇的人，而且，他远比想象中更加冷血无情。

“既然她这么说，我又岂能与畜同类……回到营帐中，然后把它们交给火头军。”马我不杀，现在你应该满意了吧。伊晨风嘴角露出一丝笑意，比原本冰冷的脸庞恐怖数倍，让近在咫尺的叶云不寒而栗。

“三军整顿，明日班师回朝。”

“黑衣人不抓了？”叶云口一开，顿生悔意。

“苦肉计只能用一次，错过了，便不再有此等机会。”伊晨风说罢，骑着黑衣人丢下的马扬长而去。

不过，黑衣女子到底是谁？伊晨风的心中，升起一团迷雾。

在黄沙飞卷的塞北，经过三年的苦战，伊晨风统率大军，让敌方的优势一步步减弱，逼退突厥退出边境五十里，此战，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不过，接下来的日子看似平静，却更加凶险。因为阴谋，正一步一步蓄积着。

二十天之后，帝都梁宇。

“快点儿，快点儿，大军就快要入城了……”一个布衣男子抱起孩子出了门，对着后面的妇人催促道。

“马上就好……”妇人应和着，把大门关好。此时，街上只偶尔有几个人，也是快步向着城门的方向走去。

城门大开，整齐有力的步伐声由远及近。拥挤的百姓簇拥在城门两侧，大军还未入城，他们已经高声喊起来：“伊将军……伊将军……伊将军……”

伊晨风大军凯旋。在这乱世，打胜仗可是头等大事，那意味着将有一段时间，百姓们可以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热烈的欢庆之声，小阁之上鲜花漫天撒下，场面之壮观，恐怕御驾亲征也不过如此。

最前面领军的伊晨风，因眼前喧嚣的气氛，冷峻的脸庞上，嘴角微微上扬。这一切荣耀，都是他努力得来的。

可在所有人欢欣鼓舞之时，无人看到清冷的小巷中走出一个素衣女子。夏末如站在人群之后，湮没于鼎沸的人声之下。在伊晨风目光无法触及的角落，她抬头，看着意气风发、威严骑在马上他，气宇轩昂，独占霸气于一身，英雄莫过于如此。她略微苍白的脸庞上，闪过一弯浅浅的笑意。

大军的主将，必然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不过很快，议论之声朝向伊晨风身后紧跟着的一辆马车。帘子被风卷起，露出一个妙龄女子的脸庞，稍纵即逝的容颜，好比夜空中绽放的烟火，短暂，却异常的璀璨夺目。

“看清楚了吗？马车里面坐的是谁？”夏末如身边的一个花衣女子仰着头，拼命地想要看清马车里面坐的是谁。不过，帘子紧跟着被人从里面抚下，外面的人什么也看不到。那女子喃喃问着，突然神色一惊，像是想起了什么，“你说会不会是伊将军的妻子？”

“谁知道，传说伊将军的妻子已经失踪三年了，难道是同夫君一起上战场……不过，这也不太合理，或许是其他女子也说不定……”另一个红衣女子用力往前挤，原本兴奋的心情说到一半便黯然下来，“不管是谁，也轮不上我们。”

拥挤的人群来回攒动，夏末如慢慢被人流往后挤去，直至只能看到眼前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她的目光却未离开过马车一分，车里的那个女子，她看到了……粉黛未施，黛眉朱唇，给人一种似水的感觉，应该是个温柔的人。

不过……看来计划有变，夏末如转身，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

“伊将军不愧为宇国的将才，三年来，仅用二十五万大军，逼得突厥四十万人马节节败退，大显宇国的国威。只要有伊将军一天，朕倒要看看那些败军之将，哪个还有胆量窥视中原的一草一木。哈——哈——哈——”离城门不远处，皇帝从奢华的銮驾上站起来，龙颜大悦地对着伊晨风道。

常年在宫中养尊处优，皇帝样貌虽白净、俊朗，身材却略微发胖，神态慵懒散漫。其身后是穿戴整齐、恭候在此迎接大军的文武百官。相互逢迎之间，几道寒光掩藏在笑意中，不偏不倚地直射向伊晨风。

“宇国大胜，全靠皇上的皇威浩荡。区区蛮夷之帮，也敢窥视宇国大好河山，简直自不量力。”伊晨风下马，似有察觉，也或是无意地朝着夏末如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他一条腿曲跪于地，恭敬说道。

“大败突厥，传朕口谕下去，大赦天下，税粮减免半年，举国同庆。伊将军劳苦功高，朕已经在宫廷设宴，犒赏三军。”皇上扶起伊晨风，伸出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小八字胡子，甚有威严地道。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百姓双膝跪于地上，目送着大军和皇帝远去，浩荡的声音经久不息。

而街边客栈二楼的窗口，一个头戴斗笠的男子面朝街而坐。砰的一声，男子用力捏碎手中的茶杯，站起身来消失不见。

表面看似繁华、喧闹的梁宇城，却是暗藏汹涌。背后一股潜藏的巨大力量，正蛰伏伺机而动。

夏末如独自走在安静的街道上，神色略微凝重，她一边走，一边认真地想着其他的一些事。以帝都收到战线上快马加鞭的捷报来算，大军应该七日前就到达梁宇，晚到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绕过小巷，她来到了笑忘楼前。

笑忘楼五百平方米大实为一座书房斋，平时用于有才之士舞文弄墨，切磋诗词歌赋，品茶下棋等清闲之事。楼主是位四十岁左右的儒雅男子方子墨，满腹经纶，人也随性，这可能就是有才学又隐于世之人的气度。

时隔三年，夏末如五日前回到梁宇，机缘巧合之下来到了这里。阁楼里淡雅、清幽、简单，表面看不出有任何问题。不过，看不出问题，可能就是最大的

问题。在乱世之间，能独享一片清闲，绝非易事。她自来到这里后，一直觉得方子墨虽有才，但这座楼的背后，应该还有另一个有权势或者有深厚背景的人在暗中操控。

“顾北姑娘，这大军凯旋而归，难得的热闹，你怎么不去凑个喜庆？”就在方子墨准备合上笑忘楼的大门时，见夏末如朝自己这边走过来，他停住手中的动作，随口问道。

现在梁宇城中的人，几乎全去迎接大军，此楼也是空无一人，方子墨无事，便也想去凑个热闹。

顾北墨如是夏末如在楼中的身份，人名，不过一个代称而已，而且她原本也不想别人知道她的存在。不过，事情瞬息万变，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脱离了原来的轨迹。

“一处喧嚣，几处难得的清闲，这里比喧闹的大街更适合我。”夏末如款款说道，浅笑露于嘴角，淡雅怡人，和千金小姐一般。

“那顾北姑娘，在下先行一步，若是楼中有客人，你暂且代为接待一下。”整理楼中的事务已有耽搁，方子墨不再磨蹭，草草交代一句，便向着嘈杂的喧嚣声处快步走去。

喧嚣的帝都，因为百姓全去迎接大军，寒风吹过，倒是真的有些冷清。夏末如往四周看了看，取下飘落在她发梢上的落叶，走进楼中。

笑忘楼的二楼，比一楼更加雅致，桌椅向外摆放，在最里面是一个用薄纱隔着一尺高木台，木台上放着一张九霄佩环琴。琴以梧桐作面，杉木为底，通体髹紫漆，多处跣漆修补，发小蛇腹断纹，纯鹿角灰胎显现于磨平之断纹处，鹿角灰胎下用葛布为底，此琴乃琴中“仙品”，世间绝难再找到第二张。

这也是夏末如断定这座楼的建造者，绝非寻常人的原因之一。平常人又岂会把瑰宝堂而皇之地放于楼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巧取豪夺的事屡见不鲜。听楼中人说，此琴摆于此处一年之久，从未出过事，可见其中的真章了。到底是谁会有如此的大手笔，她对人有兴趣，对这张琴更有兴趣。

平时，九霄佩环琴多作为摆设之用，因为楼主说此琴为一位客官所备，而那人一年才会来此弹一首曲，夏末如才来数日，并未见过。作为此楼新来的琴师，她平时用的是另一张飞泉琴。九霄佩环琴只能看，不能弹奏，让她几天来都艰难地压抑着蠢蠢欲动的心。

“琴主，恕末如多有冒犯。”夏末如礼貌地对着九霄佩环琴说道。或许是今日与往常有些不同，毕竟那个人，已经回到了梁宇。往事如尘，却粒粒凝结在她的心中，无法散去。再有，这难得恬静的环境，都无形地驱使她去碰触那张琴。

夏末如坐于琴后，伸手在琴弦上抚了几个音，果然是好琴，音质比一般的琴强上太多，琴声温劲松透，纯粹完美。她有种爱不释手之感，全神贯注于十指之上，一曲婉约的琴音浑然天成。将近两刻钟，琴曲终了，她神色自若，依旧回味在琴韵之中，却被一道击掌声惊醒。

离木台不远处，坐着一个年约二十岁的年轻男子，样貌可谓是气宇轩昂，一袭白衣满身散发出淡雅之气，仿佛从雾中走出，犹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凉薄气息。不过，夏末如最先注意到的是他一双清澈炯黑的眼眸，不含一丝杂质，只是看，便让人觉得很舒适。看来她刚才真是太入神了，连有人来都不知道。

“这可是二十四桥水月情？”男子站起身来，有礼道，“听说笑忘楼新来了位琴师，琴技超绝，想来这位就是顾北姑娘了。”

“小女子琴技拙劣，让公子见笑了……”夏末如想不到此时会有人出现，神色有些不自然地道。毕竟是私自用他人的琴，她掀开薄纱，然后下了木台，“公子此时来楼中听琴，岂不是错过了帝都难得的热闹，未免可惜了。”

“差矣，若是在下不来此楼，不是错过了这曲难得一遇的琴音。”男子温文尔雅，视线从九霄佩环琴移至夏末如身上，从琴到人，都带有一种欣赏的目光，却未显丝毫的轻浮之意。琴固然是好琴，人，也绝对是风华绝代的佳丽，香肤如凝脂，素质参红，团辅圆颐，菡萏芙蓉。

只可惜，并非所有人都懂得去欣赏。伊晨风，便是如此。即使他对天下所有人都能宽厚待之，唯独对她，是残忍的羞辱与折磨。士别三年，重归旧土，他会想起她吗？夏末如的神色，充满着无奈。

夏末如沏了壶茶，走到男子的对面坐下。看此人应该是琴道之人，既然是以琴会友，她刚才的不适也渐渐淡去。何况知音难求，弹琴者多，能真正知琴意者无几，至少，他就不是。

重回梁宇，触景伤怀，心更是纷纷乱。夏末如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伊晨风……

夏末如眼眸中闪过一道稍纵即逝的黯然，与眼前之人不过初次见面，还是客气道：“小女子姓顾北，名墨如，公子叫我墨如好了……并非是墨如的琴技好，而是因为所弹之琴世间少有。”

“九霄佩环琴。”男子不假思索道，看来早就知道此琴的来历，那么来此楼，也不会是第一次。“顾北，是个复姓，在帝都很少有这种姓氏。”对于这个姓氏，他有些好奇，话一出口，方觉有欠妥当，便转到另一个话题上，“墨如姑娘莫见怪，在下多言了……忘了自我介绍，在下乾离城。自古好剑配英雄，如此好琴，也需有姑娘这般技艺才能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过刚才的琴声，虽然悠扬，却隐约透发出一丝惘然，姑娘心中应该为某些事情所纠结。”

夏末如歉然笑之，用他人之琴，述自己之情。惘然……或许吧，不然也不会花费那么多时间去消磨。她犹若置身事外地道：“生于凡尘之中，难免摆脱不了烦事缠身。”

“姑娘言之有理，不过事终会有尽头，不必为此过分忧心。”乾离城见夏末如不愿多说，也不再多问。

“只是不知道未央的等待，尽头会是何景。”夏末如拾起茶杯，饮了口茶，却觉一丝苦涩，萦绕咽喉经久不散。此处虽离大街有段距离，但依稀还能听到嘈杂的喧嚣声，不经意间，她的双眸朝着窗外看去。

有情之人，才能弹奏出有情之曲。乾离城顺着夏末如的目光看去，那里是伊晨风大军路经的街道。只是隔得太远，还有房屋遮挡，并看不到人影。“不知顾北姑娘为何独自留在楼中抚琴？”他看她情形，并非漠不关心，更像是心有牵绊。

“若不是留在楼中，又岂有机会和乾公子在此饮茶？”夏末如把视线收了回来，淡若闲适，已无刚才的惆怅。然后，她把目光停留在乾离城身上。

乾离城，淡泊明志，应该属于闲云野鹤的范畴。一双漆黑不沾染一丝灰尘的眼眸，让夏末如觉得他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一朵白莲，但人毕竟是人，岂能在乱世中独善其身？

在现在的夏末如眼中，乾离城，不过是匆匆过客，她并未想过之后还会与他有任何纠缠。过客，过之去也……就如同她对于笑忘楼而言，也只是个过客。是时候该离开了。

茶尽几杯，迎接的人群已经渐渐散去，清冷的笑忘楼也开始慢慢有了人声。乾离城见时间已是不早，站起身来，向夏末如告辞：“在下有事在身，先行别过，改日有空儿，再来楼中与顾北姑娘一聚。”

“乾公子慢走。”夏末如同样站起身来，并未挽留，也没多说什么，目送乾离城走下了二楼。然后，她走向楼中的客房，房中只有几件衣裳，整理起来并不需

要多少时间。

然而，乾离城出了笑忘楼后，并未马上离开。他抬头看了一会儿二楼窗口，也就是与夏末如一同饮茶的位子，若有所思，之后才走向远处。

“顾北姑娘，你要辞掉琴师一职？”方子墨回到楼中，夏末如已经站在一楼的柜台前等候多时。他觉得有些可惜，开口挽留，“不知顾北姑娘因何事要离开？”

“多谢楼主这几日来的照顾，只是家中有些事，不得不离开。”夏末如语气委婉，但去意已决。毕竟在这里待了数日，她的神情中隐约还是露出些不舍。

“既是如此，方某就不强求了。若是他日顾北姑娘有空闲，不妨多来楼中坐坐。”方子墨客气地说道。夏末如微微点头，然后走出了笑忘楼。

今夜，伊府必定是灯火通明，热闹非凡，积聚君王的宠爱，朝臣的羡慕，与百姓的敬仰于一身。伊晨风，你想要的仅仅是这些吗？喧嚣终究会有尽时，静谧才是夜的本色，夏末如立于伊府之外，看着府中灯火渐渐灭去。

东方天际出现鱼肚白，新的一天来临，伊府，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确切地说，是一个整整消失了三年之久的人。

夏末如穿了件浅白墨边的衣裳，发梢上仅插着一支银制步摇，素装打扮之下，依旧遮掩不住她清丽的姿色。她抬头看了一眼厚门之上入木三分的“伊府”二字，然后坚定地向前走去。

“站住，你是什么人？”守在门口的两个将士横刀架成十字，挡住了夏末如的去路。

“你们仔细看清楚，也好好记住了。我，夏末如，这伊府的女主人，伊晨风的妻子……让开……”夏末如的神情不容反驳，与她柔和的声音形成反差。这里，曾经是她的家，站在门前，却觉百般无奈，因为，没有等待她归来的人。

守门的将士微有诧异，却并没有把刀收起来。虽听闻伊晨风三年前有过妻室，却从未见过其人，他们不敢把夏末如贸然放进府中，但也不好开罪，神色颇为难。其中一个将士开口道：“这位姑娘，你有何凭证，证明自己是伊将军的妻子？”

“府中上上下下全都认识我，你可以进府随便找个人问一下。只是把正牌夫人晾在大门口，此罪你们担当得起吗？”夏末如本不想为难他们，但原本的主人，现在却成了外人，心中离愁别绪中掺杂的凄凉之感，让她无以名状。

“不如夫人先在此候着，容属下进去通报一声。”见夏末如神色认真，并不像说假话，看守大门的将士还是有些为难。伊晨风治军严明，若是没有盘查清楚，

便让外人进府，一定会被治罪。但若是真夫人，怠慢了，同样是罪。

“不必，我自己进去。”夏末如上前一步，欲从横而出的两把刀之间过去。

“夫人……”守门将士抵不住夏末如的气势，更不敢对她出手，想来也不会有人敢假冒伊夫人。一个将士把刀收起来，站直身子，恭敬地称呼道：“将军人现在在前院，属下带您过去。”说完在前面带路。

府中的一草一木，一直沉淀在她的脑海中，从未忘却过，只是当再度踏进去之时，心中又是另一番惆怅。夏末如跟在将士后面，看着熟悉的景致，眼眸中流露出异样的心绪。有激动，但绝对不是带着三年之后归来的喜悦。

初冬刚过，渐渐步入寒冬，前院中开得正盛的便是几株梅花。雪白梅落中，伊晨风身穿蓝色长衣，在花中舞剑，剑招顺着落花，一气呵成，英气逼人。而五步之外，一个身穿洁白衣裳的女子，正含情地看着他。落花纷飞，此情此景，似自然形成的完美画卷，美到无人愿意去打破。

夏末如被无形地摒弃在画卷之外，嘴角露出的苦涩笑意，犹如冬天的气温般寒澈。一旁站着的守门将士，看着此时的情景，甚是左右为难，不敢上前打扰，站立在原地。一切，直至伊晨风有所察觉，把剑收了起来。

舞剑的伊晨风，是温和的，夏末如感受得到。只是他看向自己的那双眼眸，却丝毫不带一点儿感情。

伊晨风转身，眼中映出一道身影，灵魂深处似闪过一丝震撼，稍纵即逝，连他自己也捕捉不到。潜藏的恨意，迅速盘踞在他心头，令他的脸庞变得冰冷无情。他面向带路的将士，口气中带着训斥之意：“是谁让你带个闲杂人进来？”

“将军，她说她是伊夫人，所以属下才……”将士卑微地站着，解释道。

“来人，把他拉下去杖打二十，若是在军中，你听他人妖言惑众，随意把不明身份的人放进军营，便是死罪。”伊晨风不听将士的解释，或者根本就是冲着夏末如。然而，自始至终他都未正眼瞧过夏末如。

第二章 一地落花

“慢着……我是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妻子，又岂是不明身份之人。若是你杖责于他，便是是非黑白不分，滥用职权。”夏末如愤怒地挺身而出。当看到伊晨风眼中一道寒光闪过，她知道，刚才一句正义凛然的话，反倒是害了那名将士。

“不知悔悟，还连同他人造谣生事，杖打五十。如再有下次，必定严惩不贷，马上拉下去！”果然，伊晨风变得变本加厉。然后，他看向夏末如，眉宇间充斥的是凶狠与憎恨，慢慢逼近她，就在还差一步距离的位置停下，“看来你是忘了，那么我就再提醒你一遍，三年前，你已经被休了，与伊府再无任何牵连。”

已经被拖下去的将士，之后没敢再说一句话，可能五十军棍下去，他也不想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连累无辜之人，夏末如唯有心中歉疚。她正视着伊晨风，并未被逼退，不卑不亢地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就算在军中，也要讲纪律严明。若要休妻，必是要犯七出之条中的一条。你心知肚明，根本没有理由休我。倘若闹上公堂，只会失了伊府的颜面。”

三年不见，胆识倒是见长不少。伊晨风饶有兴致地审视着夏末如，眼中带着的是明显的不屑：“你这是在威胁我？”

“有谁能威胁到你吗？”夏末如并非挑衅，心已痛到滴血。

再近一步，伊晨风紧贴到夏末如跟前，两人之间，仅隔着两层衣裳，他凑到她的耳畔，动作在外人眼中有些亲昵，用只有她能听到的声音道：“看来你真的

是很喜欢我……休都休不掉。既然是这样，那么就要做好留在我身边的准备。你爹已经死了，就剩一个无能的大哥，现在可没人帮得了你。”

伊晨风嘴角滑过一丝冷笑，比深冬的寒气更加的冷澈。然后，他重新回到梅花树下静静站着的苏冰身边：“苏姑娘，你身子骨不好，大夫说不能受寒，我陪你先回房歇着。”他声音温和，从一旁的丫鬟手中接过狐裘大衣披于她的肩上。

“将军，那位是？”苏冰声音轻柔地问道，侧头看向夏末如。

“无关紧要的人，不用理她。”伊晨风背对着夏末如说道，脚步已经向前迈去，看不出有丝毫的踟蹰与留恋。

“只是……”苏冰慢步跟于伊晨风一侧，还想再说点儿什么，拖长了音，之后又止住了。在差不多走出院子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夏末如。她令人怜惜的眼眸中似若有若无地暗藏了些什么，不过谁也没注意。

然后，伊晨风与苏冰离开了前院，唯给夏末如留下一地的落花。

夏末如千百遍地回想过去，若是有一天再度回到伊府的情形，还有府中伊晨风看到她时的表情，如今看到了，却是如此的心碎。他的无情，像把利剑刺穿她的心肺，活生生地在撕裂她的血肉。

夏末如站立在原地，身子猛然一颤，眼眶中有泪吗？它们荡漾在眼眶中许久，最终落到了她的心底。重新回到这里，是对是错，或许真就如乾离城说的那样，她变得更加的惘然。曾经坚定的心潮，面临决堤。可她必须继续坚持下去，因为有不能放弃的理由。

伊晨风照料好苏冰敷药躺下后，把门轻轻合上，接着来到了书房，其后跟着的是叶云。

“将军，我听说夫人回来了。”在一个小小的伊府中，将士被杖责这种事，军棍才落第一下的时候，就已经传到了身为副将的叶云耳中，不过，让他更为在意的是夏末如。

因为伊晨风曾在战场上救过叶云，之后叶云便一直尽心跟随其左右，对于夏末如与伊晨风的事，表面上算是最清楚的一个，不过仅限于表面。他安抚好伤兵，便赶了过来。

“别在我面前提她。”似触犯到了伊晨风的大忌，提到夏末如，他的声音立马变得冰冷起来。他转移话题，“在南平遭人下毒之事，可有线索？”

伊晨风大军之所以会晚七日回帝都，主要是因为路经南平县时，被人投毒，为将士解毒和缉拿凶手耽误了时间。苏冰，便是当时他们借宿的大户人家的千金